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QIAN ZHI HE
SHUI MEI REN

千只鹤·睡美人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PAN
KANG CHENG
WEN JI
QIAN ZHI HE
SHUI MEI REN

叶渭渠 译

千只鹤·睡美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只鹤·睡美人/(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川端康成文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633-3445-9

I. ①千…②睡… II. ①川…②叶…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9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l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政编码:276002)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字数:140千字

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中国读者

川端香男里

壹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他的这种文学的多样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才得到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的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而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犹未尽,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他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人士的肯定评价。日本的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

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集中出版少数为人瞩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

(1)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

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2)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在中国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3)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

文学之门的钥匙。

(4)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甚至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的,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

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目 录

千只鹤.....	1
睡美人.....	101

千
只
鹤

—

菊治踏入镰仓圆觉寺院内，对于是否去参加茶会还在踌躇不决。时间已经晚了。

“栗本近子之会”每次在圆觉寺深院的茶室里举办茶会的时候，菊治照例收到请帖，可是自从父亲辞世后，他一次也不曾去过。因为他觉得她发请帖，只不过是一种顾及亡父情面的礼节而已，实在不屑一顾。

然而，这回的请帖上却附加了一句：切盼莅临，见见我的一个女弟子。

读了请帖，菊治想起了近子的那块痣。

菊治记得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父亲带他到了近子家，近子正在茶室里敞开胸脯，用小剪子剪去痣上的毛。痣长在左乳房上，占了半边面积，直扩展到心窝处，有掌心那么大。那黑紫色的痣上长着毛，近子用剪子把它剪掉了。

“哟！少爷也一道来了？”

近子吃了一惊，本想把衣襟合上。可是，也许她觉着慌张地掩藏反而不好意思，便稍转过身去，慢慢地把衣襟掖进腰带里。

她之所以吃惊，大概不是因为看到菊治父亲，而是因为看到菊治——才慌了神的吧。女佣到正门去接应，并且通报过了，近子自然知道是菊治的父亲来了。

父亲没有直接走进茶室，而是坐在贴邻的房间里。这里是客

厅,现在成了学习茶道的教室。

父亲一边观赏壁龛里的挂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给我来碗茶吧。”

“哎。”

近子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即站起身来。

近子那些像男人胡子般的毛,掉落在放在她自己膝上的报纸上。菊治全都看在眼里。

大白天,老鼠竟在天花板上跑来跑去。靠近廊子处,桃花已经绽开。

近子尽管坐在炉边烧茶,神态还是有点茫然。

此后过了十天,菊治听见母亲对父亲像要揭开惊人的秘密似的说,近子只因为胸脯上长了块痣才没有结婚。母亲以为父亲不知晓。母亲似是很同情近子,脸上露出了怜悯的样子。

“哦,哦。”

父亲半带惊讶似的随声附和,却说:

“不过,让丈夫看见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婚前取得谅解就好嘛。”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是,胸脯上有块大痣的事,女人家哪能说得出口。”

“可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啦。”

“毕竟难以启齿呀。就算婚后才发现,在男人来说,也许会一笑了之。可是……”

“这么说,她让你看那块痣了?”

“哪能呢。净说傻话。”

“只是说说而已吗?”

“今天她来茶道教室的时候,闲聊了一阵子……终于才坦白了出来。”

父亲沉默不语。

“就算结了婚,男方又会怎样呢?”

“也许会讨厌,会感到不舒服吧。不过也很难说,说不定这种

秘密会变成一种乐趣，一种魅惑呐。也许这个短处还会引出别的长处来呢。实际上，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我也安慰她说这不是毛病，可是她说，问题是这块痣长在乳房上。”

“唔。”

“她觉得，一想到生孩子要喂奶，这似是她最感痛苦的事。就算丈夫认可，为了孩子也……”

“这是说因为有块痣奶水就出不来吗？”

“不是……她说，孩子吃奶时，让孩子看见，她会感到痛苦。我倒没想到这一层。不过，设身处地想一想，当事人不免会有各种想法的啊！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喂奶，睁眼能看东西的头一眼，就看见母亲奶上这块丑陋的痣。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就是乳房上的丑陋的痣——它会深刻地缠住孩子一生的啊！”

“唔，不过，她也过虑了，何苦呢。”

“说的是呀，给孩子喂牛奶，或请个奶妈不也可以吗。”

“乳房只要出奶，长块痣也无大碍嘛。”

“不，那可不行。我听她说那番话以后，泪水都淌出来啦。心想，有道理啊！就说咱家的菊治吧，我也不愿意让他喂有块痣的奶。”

“是啊。”

菊治对佯装不知的父亲感到义愤。菊治都看见近子的痣了，父亲竟无视他，他对这样的父亲也感到厌恶。

然而，事隔将近二十年的今天，菊治回顾当年父亲也一定很尴尬吧。于是他不由地露出了苦笑。

另外，菊治十几岁的时候，不时想起母亲的话：担心另有吃了长块痣的奶的异母弟妹。这使菊治感到不安，有些害怕。

菊治不仅害怕别处有自己的异母兄弟，更害怕有这种孩子。他不由得想像着孩子吃了那大块痣上长毛的奶，总抱有一种对恶魔的恐惧感似的。

幸亏近子没有生孩子。往坏里猜,也许是父亲没让她或不想让她生孩子,而借口向她吹风说,痣和婴儿的事使母亲流了泪。总之,父亲生前死后,都没有出现过近子的孩子。

菊治和父亲一起看见了那块痣后不久,大概近子捉摸着得赶在菊治告诉他母亲之前先下手为强,就前来向他母亲坦率地说出了这桩事。

近子一直没有结婚,莫非还是那块痣支配了她的生涯吗?

不过,有点奇怪,那块痣给菊治留下的印象也没有消逝,很难说不会在某个地方同他的命运邂逅。

当菊治看到近子想借茶会的机会,让他看看某小姐的请帖附言时,那块痣又在菊治眼前浮现,就蓦地想道:近子介绍的,会是个毫无瑕疵的玉肌洁肤的小姐吗?

菊治还曾这样胡思乱想:难道父亲偶尔也不曾用手指去捏过长在近子胸脯上的那块痣?也许父亲甚至还咬过那块痣呢。

如今菊治走在寺院山中小鸟啁啾鸣啾的庭院里,那种胡思乱想还掠过了他的脑际。

不过,近子自从被菊治看到那块痣两三年后,不知怎的竟男性化,现在则整个变成中性,实在有点蹊跷。

今天的茶席上,近子也在施展着她那麻利的本事吧。不过,也许那长着痣的乳房,已经干瘪了。菊治意识过来,松了口气,刚要发笑,这时候,两位小姐从后面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菊治驻步让路,并探询道:

“请问,栗本女士的茶会是顺着这条路往里走吧。”

“是的。”

两位小姐同时回答。

菊治不用问路也是知道的,再说就凭小姐们这身和服装扮,也可以判断她们是去参加茶会的。不过,他是为了使自已明确要赴茶会才这样探询的。

那位小姐手拿一个用粉红色绸绸包袱皮包裹的小包,上面绘有洁白的千只鹤,美极了。

二

两位小姐走进茶室前，在换上布袜时，菊治也来到了。

菊治从小姐身后瞥了一下内里，房间面积约莫八铺席，人们几乎是膝盖挤着膝盖并排坐着。似乎净是些身着华丽和服的人。

近子眼快，一眼就瞅见菊治，蓦地站起身走了过来。

“哟，请进。稀客。欢迎光临。请从那边上来，没关系的。”

近子说着指了指靠近壁龕这边的拉门。

菊治觉得茶室里的女客们都回过头来了，他脸红着说：

“净是女客吗？”

“对，男客也来过，不过都走了。你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不是红。”

“没问题，菊治有资格称红呀。”

菊治挥了挥手，示意要绕到另一个门口进去。

小姐把穿了一路的布袜，包在千只鹤包袱皮里，尔后彬彬有礼地站在一旁，礼让菊治先走。

菊治走进了贴邻的房间，只见房间里散乱地放着诸如点心盒子、搬来的茶具箱、客人的东西等。女佣正在里面的洗茶具房里洗洗涮涮。

近子走了进来，像下跪似的跪坐在菊治面前，问道：

“怎么样，小姐还可以吧。”

“你是指拿着千只鹤包袱皮的那位吗？”

“包袱皮？我不知道什么包袱皮。我是说刚才站在那里的那位标致的小姐呀。她是稻村先生的千金。”

菊治暧昧地点了点头。

“包袱皮什么的，你竟然连人家古怪的东西都注意到了，我可不能大意罗。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来的，正暗自佩服你筹划的本事呐。”

“瞧你说的。”